

中央日報















# 美郎牌

諸君可知  
字的標記  
就是那美  
郎牌香煙  
經過第十  
八次精美  
的研究而  
成故此裝  
璜煙絲味  
道價錢贈  
品種種皆  
合社會心  
理

振興里  
海甯路  
中國三友煙公司啓



煙中之王

上等國貨



## 清血解毒

梅毒有菌，潛入人體筋絡，起破壞工作，即成內潰疽癰癤骨痛，肢體麻木，神經刺痛，外發紅腫極痛，橫痃下疳，魚口便毒，破爛流膿，根本治療，惟服清血解毒，哈蘭士內服六零六，血既清，毒既解，內外症狀，霍然而愈，永遠除根矣，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另有外搽六零六藥膏，接敷潰爛梅毒，或淋毒接骨，癰疽，腳氣，等症，立見功效，每盒洋一元，每盒二角。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總發行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 胎養



我自受孕至今  
七月四日服自  
來血身體強壯  
壯而胎氣安  
安且精神舒  
暢

胎兒在母腹中，經過十個月時期而誕生者，謂之胎養，胎養之良否，全視產母之強弱以爲斷，故產母體力壯健，精神愉快，產子必肥碩聰明，剛毅多壽，若產母身弱多病，氣血兩虧，胎氣已不安，胎養更覺不良，馴至發生小產難產諸症，倘幸而足月，亦必懦弱多病，故胎養二字，無論富貴與賤，貧與賤，皆當刻意講求者也。

著名國貨 衛生妙品 亞林 疫防 臭水 消毒防疫 滅菌除穢 一元二角 小瓶一元二角 定價大瓶二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五洲分店及各  
大藥房均有出售

# 中南牌香烟



吸了  
中南牌  
香烟

風暄日麗  
鳥語花香

愈覺得春意  
蓬勃了

中南烟草公司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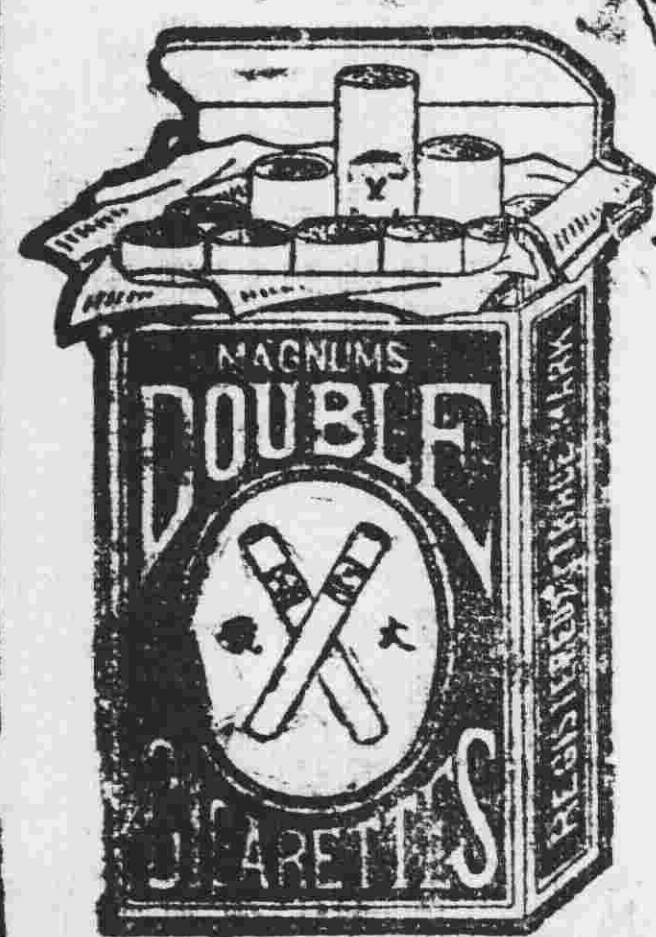






# 大號雙烟牌

一枝在手  
消遣世慮  
而有餘



## 天厨味精 國貨明星

調味佳品



不論葷與素無有不相宜  
若加少許量立刻就有味  
蔬菜成羹全賴此些微  
不特性滋補用之尤經濟  
加餐之妙品心心無不喜

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四二五號  
各大埠各大食物舖均有經售  
上海天厨味精廠謹啟



每元二聽 購煙二聽

# 好運道 香煙

吸好運道香煙  
財運好  
時運好  
官運好  
命運好  
一年四季運道好  
還要添個小寶寶  
先施永安麗華永  
泰棧大中福和銀  
源茂和昌新惠通  
及各大煙店均有  
經售

華達烟公司出品











貨別	價目	損額	進戶
紹興中國交裕源	九四〇〇	三〇〇	鴻興
絲頭鴻順隆	二二・五〇	七〇〇	綸興
黃壁宮中火	四二・〇〇	二〇〇	綸興
丹陽金宮坤正	五二・五〇	五〇〇	武榮
漢大巾子社門	三二・五〇	三〇〇	利林
米			
南市	本街泉	中次北更	恒小近角
北市	易清泉		

【豆油】連日來源不絕，人心驟然轉虛，銷買亦漸平穩。昨源泰開輪大連豆油二十斤，價十五兩二錢，永昇又過發三十斤，價十五兩一錢半。聚順輪大連豆油二十斤，價十五兩二錢半，長義路輪大連豆油一百三十斤，價四十二兩。交價十四兩八錢半，茂興盛信昌源輪大連豆油四百四十斤，價十四兩八錢。

【豆餅】連日中青中餅，昨到三萬餘片，因各銷輪木故未開市，廠餅存底不厚，魚意懶懈，昨市仍開原般，惟溫豆餅難動，市入平定，昨開巨字廠餅三千斤，價一兩六錢二分。

【水鷺】近日略有到貨，至於南炭，仍然稀缺，售  
略升，現市須一百二十元。池炭較好之貨售二十兩  
次之十九兩，市勢穩固。

紙呢

白嗶嘰 本春共  
七箱 胖比區 北路好  
胃綢好

昨日到益會市面，頗爲活動，夏令商品，亦頗有

[illegible]



文藝思想特刊

第一號



惡之華集

約遠遊

波德萊爾  
林文輝譯

我獨兒，我孤兒，  
我想到那兒，  
同生活，  
是多麼甜美！  
安眠，  
相繼，  
於那似你之地方！  
露天的太陽，  
在我心上有這般神秘的編織，  
與你含淚，  
而四壁的眠眼無異。

湖畔哀歌

華

那裏一切都是整齊，美麗，  
春華，安靜和歡愉。  
看這湖上，  
沈靜的船，  
帶着飄泊的氣息，  
就是爲了這，  
你小小的意慾，  
他們從天夕來此地。  
——西隱的夕陽  
以金色金光  
平鋪那郊野，  
運河和城郭，  
宇宙在烈光之下，  
寂然睡去。

卒伍

沈岳煥

大夥在家時，那時有點害怕的。遇到在河中正高興玩着各種把戲，大夥忽然遠遠的來了，就忙把功夫顯出來，一個個身子翻騰到水中，只剩一個頭在水面，正像一些黑點，那是從岸上觀察也不能知道水中潛着誰的。然而有時大夥會找到我們藏身的地方，則事情就不容易了。大的仇人已出有一年了，除了大夥我誰都不怕。打，不是不挨，挨得太多了，反而不怕了。又不能把我關上一間房子裏，我總有方法出去，只要洗洗，省得家中擔心我爲水淹死，也許我還可以勉強再在河中一兩年，可是這比任何禁止還難過。水就是我的生命，除開是河中水過大，恐怕氣力太小，管理不善，則一個熱天

文藝思想特刊

第一號

在我同學中，誰都不願有一天不把身子跳進水裏去過回癮，每早上，常常把買來的錢輪到一些賭攤上去，不敢回家，是常事，我是在洗澡以外又有這門武藝的。把錢輪盡又悄悄的回到家來，同外祖母打聽，要她設法，也成了隱秘事了。我奇怪我竟有這樣一段放蕩的過去。我也不明白這趣味究竟因何養成，又因何消滅到無影無蹤。

大家應和着，出了北門。北門即學校的大門一樣，到北門，即已見到沿河上。上到一里多，要過一個跳石，或者不過這跳石，則須到上面時把衣褲纏在頭上過河去才行。時間雖然早，可是在那長潭上溯來溯去，以及在那淺灘下彎了腰摸魚的已有些人了。各人在一種頂頂快快的手法下，已把身子脫得精光，凡是那屁股白白的，被太陽晒的發紅，下水總慢一點兒，我們三五個人是把衣褲向頭上一纏，如一羣鴨子見水一樣，無聲無息的都早在水中遊着了。『不准打水！』你喊。『不准！』我也喊。

文藝思想特刊

第一號

「我不願。」這話是爲你找事作！  
「我應當。」這話是爲你找事作！  
我十分懂得找事作是甚麼情形。我何嘗想到作事？在我的年節中我只想家中給我自由的玩，我決不會玩厭。聽到找事的話倒很茫然了。  
「這是我進去，你可以到花園去玩，連姑或者不花園。」連姑便是我所說的那個好看的女孩子，比我小，人却比我高。我就答應了。也不是像母親所說回姑去玩，我只是想到花園去看他家金魚也好，就從他家大院轉到花園去了。

這花園很大，各樣花全有。這時池子中全是蓮花，金魚極其多，我答應母親到花園裏來一面還有一種像像一個蓮蓬的野心，倒以爲那個蓮姑不在此這方便一點。  
沿到了荷池邊，這時晚風很涼。日頭是快要落到山後去了，天空中有一層，又有無數的雲在空中打圈。  
我把腳步聲加重，好使那一邊，爲來牛欄色隔開的地方有人則可以聽出。沒有說話的聲音，因此我胆大起來了。  
我沿到荷池邊就是爲找那伸手可摘的蓮蓬。把蓮蓬找到，似乎是用手還不來及，就又折了一枝蓮蓬上的竹子去撈那蓮蓬到身邊來。很小心，不讓聲音擴大，然竹枝打在水上的聲音却給一個人發見了，正當我用手把蓮蓬撈在竹枝上時，忽然從那大花台子背後躍出一個人來。  
「哈，是賊！」  
這聲音，一聽就明白是那女孩子了。可是我給人這一聲呼喝，非常的羞愧，手中的蓮蓬也隨着恢復原來的地位了。  
我只好站起來，睜着眼睛對她笑。  
「同誰來？」  
「同母親。」  
「見母親了？」  
「不，我不上房去，只在此等母親。」  
「你是不想這蓮蓬？」  
「恐怕是吃不得，我想回家去玩也好。」（未完）  
這篇的第一段登在三月十二日本報（藝術運動）特刊第四號